「我在這。」她的話語似乎仍言猶在耳，她清雅的髮香似乎瀰漫在空氣中，她粗糙的手掌似乎仍在我肩上。夜闌人靜，我坐在公園的長椅上，享受獨自的孤單，踢球的青年人早作鳥獸散，燈光熄滅了，一切歸於靜謐，似是萬物也正為她的離去而默哀。

一開始，我找不到她在哪兒。

「媽媽！我認輸了！你在哪？」我喊道。生於一個支離破碎的家庭，身兼父職的母親並沒有能力負擔昂貴的玩具，但她永遠也願意伴我玩「躲迷藏」——一個幼稚至極的遊戲。

「我在這！」母親從衣櫃跳出，我回首，隨即如脫了韁的野馬一樣，向她跑去，再用力地擁抱她，用力量記住她的溫度，感受着她的脈搏。那句「我在這」往往告訴我，有這麼一個人願與我同歡同樂，伴我一同經歷快樂，她希望盡自己最大的能力，給予我孩童應有的喜樂。

* * * *

後來，我才知道她的所在。

正值雙十年華的我，因為欠下賭債，工作壓力和被友人背叛，我被確診患上抑鬱症。我把工作辭去後，終日臥床，無盡的悲傷如洪水一樣把我吞噬，我被淹沒在深洋中，在生存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我都感覺到錐心的痛楚。我不知道自己生為何物，何以終日以淚洗面。我只懂哭，哭泣成了我唯一的發洩渠道。

突然，門鈴一響，在我使盡全力把門推開時，那個熟悉的身影隨即映入眼簾。她看到我的疲憊與痛苦，愣了愣，並沒有多說甚麼便把我擁進懷裡。滾燙的淚水隨即奪眶而出，我在她肩上哭了好久、好久、好久……

「我在這。」她溫柔地說道。

原來她所在的地方，就是我所需要的地方。她的所在，愛之所在，我感受到一份愛，一份最真實的愛，一份與我同歡同樂，同悲同泣的愛。她溫暖如陽，似秋風般溫柔，更如遠方的北斗七星，照亮了我的世界。我把自己的失敗、悲傷完全地傾吐，她看盡了我的歡與樂，也見盡了我的悲與痛。她願意永遠地陪伴我，愛我，包容我的不堪，守護我的脆弱。一句「我在這」道盡了愛的真諦，或許愛正是這份不離不棄的陪伴。在我一帆風順時，錦上添花的人有許多，可在我失意時，雪中送炭的人僅有她一人。

*

*

*

*

最後，她不在了。

在我剛克服抑鬱症後，我以為我可以重返正常的生活。豈料一場車禍奪走了母親的性命，一切是如此猝不及防，又是何等的荒謬。

我趕到醫院，試圖尋找母親的身影。在護士的引領下，我急忙地跑向母親的所在。

那時母親虛弱無力，被各式各樣的醫療儀器折騰着，她頸部受到重創，脈搏微弱。

我緊握着她的手腕，哽咽地說道：「媽……」

每每我喊她，心電圖的波動就微升了一瞬。你聽到嗎？你在嗎？

心電圖的波動又微升了一瞬。我在這……我在這……

最後，我還是眼睜睜地看着脈搏歸零。

*

*

*

*

世事本就如風雲一樣變幻不斷，所有的人歷盡喜與憂、樂與哀，但縱然我們都逃不過命運，躲不開生離死別，但還有愛可以永垂不朽的。今夕肉身相別，他朝雲上再聚。她不過是從我的身旁，躲到我的心裡而已。

她仍在這，她永遠都在，她這輩子也會在我的心裡。

天縱無情，至少人間有愛。我想我這輩子最幸運的，正是有她在我身旁，在我枕邊，在我心裡。即使肉身灰飛煙滅，這份情也不會隨生死而改變，這份愛仍會長留在心中。

回首之際，原來已旭日東昇，晨光熹微。金光映射在我身，溫柔而溫暖，母親彷彿仍在身旁。